

论玄奘的因明学成就

□ 郑伟宏

唐代玄奘法师西行求法，“道贯五明，声映千古”（窥基语），他在因明学（论辩逻辑）方面的成就代表了印度当时的最高水平。本文拟从西行求学、回国译讲和培养人才以及从理论上继承、发展陈那新因明三个方面来加以评述。

玄奘法师既是研习因明的楷模，也是运用因明工具宣传其唯识思想的典范。

在留学后期，奘师创造性地运用因明工具来论证唯识思想，在十八日无遮大会上提出唯识比量，无人敢破，不战而胜，取得了辉煌胜利。他因此而被大乘人尊为“大乘天”，被小乘人尊为“解脱天”。这为奘师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留学生涯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玄奘进入北印度到无遮大会的十多年中，玄奘自始至终十分重视对因明的学习和钻研，这构成他西行求法的重要内容。

在玄奘赴印之前，因明学在中国仍是一门十分冷僻因而无人研习和弘扬的学问，许多佛门中人恐怕也不知因明为何物。尽管在4世纪中叶，古因明就开始传入，5世纪后半叶和6世纪中叶有了古因明的早期著作《方便心论》和晚期代表作世亲《如实论》的译本，但是没有什么反响，更没有著述。在5世纪后半叶到6世纪初，因明学在印度有重大变革，以世亲为代表的古因明为陈那创建的新因明所取代。陈那的新因明对中国佛教徒来说恐怕是闻所未闻。

奘师之所以对因明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一方面它是一门新鲜的学问，另一方面因为它是唯识学的逻辑工具。因明是关于论证的理由的学问，因明学是印度教育中必修的五

明之一。大乘佛教瑜伽行派很看重因明学的工具作用。用窥基的话来说，它是“法户之机枢，玄关之铃键”。因明是通往正理的门户，又是通往正理的阶梯。

玄奘在西行之前，已能升座开讲无著阐述大乘要义的《摄大乘论》，并且研习过几年佛陀最后的说教《涅槃经》。他从小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遍谒众师，备餐其说”。玄奘西行之前，曾师从12位名师，向其中6人学习瑜伽理论，虽说对因明不会一无所知，但不见其有专门研习因明的记载。奘师赴印前就已确定要到印度的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向戒贤论师学习《瑜伽师地论》，这是他西行求法的主攻方向。《瑜伽师地论》在古因明的发展史上有着显著的地位。作为佛家逻辑的因明学，其名称就是在此论中正式确定下来的。因明既然是《瑜伽师地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研习因明自然成为玄奘求法的必修课。

玄奘在童年时期就接受了父亲所给予的儒家教育，懂得向尊者看齐，成年后，又继承了中国古代士人不远万里求学问道的优良传统。国内的游学已经使他穷通诸部，声誉大著。一到佛国，更是如鱼得水。在因明研习方面，他同样求师若渴。每遇名师，他必谦恭求教。他的足迹遍及五印，且行且学，可谓遍谒众师，观摩溥德。

贞观二年（628）冬末，玄奘到达北印度的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这是玄奘研习因明的起步之地。玄奘在迦湿弥罗滞留大约半年。该国的称法师是位高僧大德，年约七十，既精通经律论三藏，又精通因明和声明。对于从大唐远道而来的玄奘，他不顾年迈体衰，

破例开讲。他白天为玄奘讲授《俱舍论》、《顺正理论》，晚上则讲因明、声明等。称法师对玄奘的佛学根柢非常赞赏，“唯因明妙术，诲其未喻，梵音观止，冰释于怀”。因明学尽管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对玄奘来说，入门也不难。一遇名师指教，便能排忧解难。

在贞观三年（629）秋，玄奘来到中印度的至那仆底国。该国的毗腻多钵腊婆（调伏光）也是一位“善三藏”的高僧，他原是北印度的王子。玄奘花了四个月向他学习《对法论》、《显宗论》和《理门论》等。在《对法论》中有关于《瑜伽师地论》七因明的论述，属于古因明的重要内容。《理门论》则是陈那新因明的代表作。

贞观五年（631）秋，玄奘来到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这是印度当时的最大寺院，也是大乘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住持戒贤是印度的佛学权威，在因明方面也得到陈那新因明的真传。年高德劭、学问渊博的戒贤不辞衰老，复出讲坛，专为玄奘开讲《瑜伽师地论》等。玄奘在那烂陀寺一住将近5年。在这5年中，他听戒贤讲授《瑜伽师地论》三遍，听《因明》和《集量》各两遍。其中《因明》不知是指哪一本著作，《集量》则是陈那新因明的后期代表作。陈那的因明八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前期的《理门论》和后期的《集量论》。前者重点在立破，后者重点在量论即知识论。在戒贤的悉心指导下，因明研习“更广其例，触类而长，优而柔之”，已达到很高的造诣。

此后，玄奘开始游历五印，“遍谒遗灵，备讯余烈”，进一步广博见闻和学识。他到了南印度的萨罗国，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向一位精通因明的婆罗门学习《集量论》。随后进入案达罗国，寻访了陈那写作《理门论》的遗址。

经过几年游学，玄奘又回到那烂陀寺。不久就听说附近有一小乘论师，精通“说一切有部”和因明、声明等，玄奘用两个月时间向他咨决所疑。

接着，玄奘又到离那烂陀寺不远的杖林山，向与戒贤齐名的胜军求学。胜军是多方面的权威，他曾师从贤爱论师学习因明，师从安慧论师学习声明和大小乘经论，还向戒贤学《瑜伽师地论》，举凡天文、地理、医学、方术，无所不精，可谓道贯五明。他不愿做摩揭陀国王和戒日王的国师，宁愿隐居山林，收徒传道。玄奘不但随他学了许多经论，还请教了许多瑜伽论和因明论的问题。玄奘在杖林山一住又是一年有余。在这期间，玄奘还纠正了老师胜军经过40多年深思熟虑而建立的一个比量。这个比量是一个有过失的共比量，玄奘给它加上简别语，成为自比量，从而避免了过失。

综上所述，玄奘的因明研习，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起点很高。他得到了印度一大批代表最高水平的学者的传授。

其次是内容比较全面，既反复学习了古因明的重要著作《瑜伽师地论》和《对法论》（即无著的《阿毗达磨集论》），又反复学习了陈那的新因明。

第三是精研经典，详考其理。奘师自幼天资聪颖，博闻强记，且好学不倦，穷源竟委。在国内游学时就“遍谒众师，备餐其说，详考其理，备擅宗途”。这一优良传统在西行求法活动中得到发扬光大。因明著作，尽管晦涩艰深，玄奘仍能将其其中奥旨，抉择无遗。北印度迦湿弥罗国的称法师就曾当众赞叹：“此支那僧智力宏赡，顾此众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继世亲昆季之风。所恨生乎远国，不早接圣贤遗芳耳！”

第四是善于运用，敢于超越。因明学在当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问。作为论辩逻辑，能否恰当运用，直接关系到辩者的荣辱甚至生死大事。一个人，若能正确审议精微的议论，能评议精妙的理论，辩论时思路敏捷，就会被请去坐宝象，前呼后拥，随从如林；如果词锋被挫，脸上就会被人涂上红白粘土，身上撒上尘土，被排斥于旷野，被丢弃于沟壑。

也有人发誓,倘辩论输了,愿截舌相谢,甚至斩首相谢,不像我们现在坐在书斋里讨论因明义理,可以如此轻松潇洒。玄奘是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他不仅能娴熟地运用现成的因明理论,而且有所创造、有所发展,并多次获得辩论的胜利。在迦湿弥罗国他受到称法师的高度赞扬之后,众僧多有不服,纷纷诘难。玄奘一一化解,众人无不佩服。玄奘对待自己的老师,也不轻易盲从。胜军经四十余年深思熟虑而提出的“诸大小经皆是佛说”的比量流行日久,却无人发现其论式上的错误,玄奘敢于提出修正意见,使其避免过失,从而无懈可击。在十八日无遮大会上提出唯识比量,更是一次创造性运用因明的光辉典范。

求法归来,在因明方面,奘师并无论著,他把全部精力同样放在译讲上,译出了一批因明著作,培养了一大批弘扬陈那新因明的人才,使中国成为因明的第二故乡,并且为新罗(朝鲜)、日本培养了人才。

玄奘从印度带回了因明著作 36 部,《瑜伽师地论》等有古因明内容的论书还不计算在内,因明在这些论书中是附属的。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开始译经,两年之后就先后译出新因明的专著两种。贞观二十一年(647)译出陈那门人商羯罗主所撰的《因明入正理论》,贞观二十三年(649)译出陈那本人的早期代表作《因明正理门论》。

在译经初期,玄奘就译出因明专著二部,可见其对因明的重视。当然,玄奘译经的重点是《瑜伽师地论》,因明不过是论证佛学的工具。因此,在译经的头一年他就开始译《显扬圣教论》。此书为无著所著,阐扬《瑜伽师地论》的理论。因明部分完全因袭弥勒因明

学说,先行译出是为译《瑜伽师地论》作准备。紧接着又译出安慧编著的《阿毗达磨杂集论》(无著《阿毗达磨集论》的注释本),这两种论书都是包含有承述并发挥《瑜伽师地论》的七因明的内容。二论译出之后,过了几个月,即贞观二十年(646)五月开始翻译《瑜伽师地论》,两年后译完。此论首次阐述了大乘佛教的辩论术和逻辑体系。佛家因明学的名称就是从这一论书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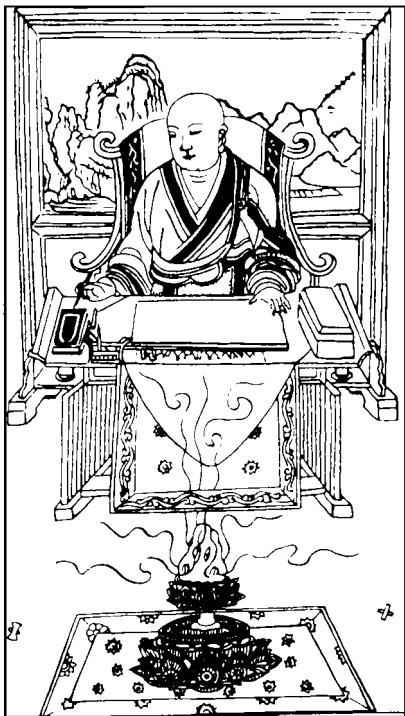
本论提出七因明说,包括辩论和逻辑两方面的内容。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又译出了无著的《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其中第七卷对弥勒的七种论法即七因明总称为论轨决择,在论证式部分即五分作法中,与《瑜伽师地论》和《显扬圣教论》大同小异,用合、结二支代替了同类、异类。无著在此论中开始有自己的创见。

以上四种为瑜伽师行派有关因明的代表著作,都属于古因明范围。加上前人翻译的《方便心论》和《如实论》,古因明的主要资料在汉

地大致齐全了。

还有两本书是新因明应用方面的范本。一本是大乘中观派清辩的《大乘掌珍论》,另一本是陈那门人护法的《广百论释》,分别在译经的早期——公元 649 和 650 年译出,前者对玄奘的唯识比量的构成有重大影响。玄奘门人定宾将奘师的唯识比量和本宗旧说作了比较。他说“此量头仿掌珍,身象唯识”,意思是因明的格式仿效了《掌珍论》,而宗、因、喻三支的内容又像护法解释唯识理论所立的量。

据说陈那有因明的专著八种,玄奘除了译出《理门论》之外,在公元 657 年还译出了《观所缘缘论》。在本论中陈那用三支作法来



论述自己的现量学说。

以上是奘师所译因明的全部。其中古因明部分填补了从《方便心论》到世亲《如实论》之间的空白，使汉地学者了解到古因明的发展轨迹。两年新因明专著的弘扬则代表了汉传因明的方向。

玄奘虽然有很高的因明造诣，但是无暇著书立说，他把全部的精神智慧都贯注到译讲活动中。一方面他组织了雄厚的译经班底，译出高质量的本子；另一方面又热心培养出一批高水平的弘扬人才。译场中的 20 多位助译者本来就是各地奉诏而来的高僧大德，他们“时间指掌，每记之汗简，书之大带”，各随所闻“竞造文疏”，一时间蔚为壮观。

《入论》之唐疏，初有神泰、靖迈、明觉三家，继有文备、文轨、璧公诸作，还有净眼、灵隽、胜庄、顺憬、玄范和窥基等疏，如同雨后春笋。除神泰撰写有《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外，《理门论疏》还有文备、玄应、定宾和圆测各家。此外，普光述有《对面三藏记》（有云伪撰），元晓著有《判比量论》。并非佛门弟子的尚药奉御吕才是一位博学多才之人，他靠自学也撰写了本《立破注解》，对神泰、靖迈和明觉三家义疏提出 40 多条商榷意见。以上各疏中，以窥基之疏为集大成者，被尊为《因明大疏》。窥基的弟子慧沼、慧沼的弟子智周薪火传灯，著述颇丰。奘门弟子中的朝鲜、日本僧人又将因明种子带回本国。尤其是日本后来居上，不仅将部分珍贵的唐疏保存至今，而且千多年来著述不绝如缕，其中凤潭的《因明论疏瑞源记》和善珠的《因明大疏明灯抄》保存有大量唐疏的重要论述。

唐疏今存文轨的《入正理论疏》残本（三十年代内学院曾辑佚补足）、神泰的《因明正理门论述记》前半部和窥基的《因明大疏》，这三种在清末由东瀛回归故土。此外，还有敦煌写本净眼的《因明入正理论略抄》。前三种是我们研究玄奘因明思想的主要依据。

玄奘因明成就第三方面的表现是继承和发展了陈那的新因明理论。

毫无疑问，玄奘口述的要义大量保留在唐疏之中。要对玄奘的因明思想作出全面准确的评价，必须将其本义与弟子们的创见（如果有的话）或者错误发挥区分开来。这历来是个难点。本文将唐疏中共有的、及有疑义的或者有充足的理由支持的五条阐述如下。

首先，玄奘弘扬的是陈那前期的新因明，以立破为主，以认识论作为准备条件而附带论述。

玄奘在印度反复深究陈那后期代表作《集量论》，应该说他对《集量》之奥义是精通的，但是他不译以认识论为中心的《集量》，而译以立破为中心的《入正理论》和《正理门论》，客观上说明译者看重的是陈那新因明的逻辑工具性质。“可以权衡立破，可以楷定正邪，可以褒贬是非，可以鉴照现比”（文轨），“以其众妙之门，所以先事翻译”（吕才）。

玄奘开创的汉传因明既不同于以辩论术为中心、以逻辑和认识论为附庸的印度古因明，又不发展成陈那后期因明。

法称因明一方面对陈那因明作重大改革，使其真正成为演绎论证，另一方面又沿着陈那后期因明的方向发展，以认识论为中心。藏传因明弘扬的是法称因明，把因明直接当作解脱成佛的工具。这是汉传因明与藏传因明的区别。

其次，玄奘及其弟子对共比量、自比量、他比量三种比量理论有整理发展之功。在陈那《理门论》和商羯罗主《入正理论》中，讨论范围限于共比量。玄奘留学期间，三种比量及其简别方法在因明家手中还很生疏。玄奘学成将还之际已经运用自如。他修改胜军的比量和提出唯识比量便是两个成功典范。如同不同的哲学派别都可以运用形式逻辑来宣传各自的观点一样，玄奘也成功地运用因明工具来论证其唯识思想。他对三种比量及简别方法的整理发展主要反映在窥基的《因明大疏》之中。

第三，根据陈那因明的共比量性质，明确揭示同品、异品概念必须除宗有法。举例来

说,在“声是无常”宗论题中,声音能不能算无常的同品或异品?既不能算同品,也不能算异品,因为这正是要争论的问题。在印度的文化背景下,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言自喻。作为新鲜的学问传播到中国,不把这隐而不显的要点明确揭示出来,便无法理解陈那因明的整个逻辑体系。《瑞源记》中汇集了四家唐疏的同品定义,明确提出除宗有法。

第四,对陈那新因明核心理论因三相规则的翻译,既忠实于原著,又高出于原著。这是汉传因明对印度因明的一大贡献。在因三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中,两个“遍”字和一个“定”字是梵文中没有的。因三相是对陈那九句因中的二、八正因的概

括。加上这几个字便把二、八正因固有的逻辑意义揭示得清楚明白。这一方面说明玄奘对陈那因明体系的把握是何等透彻,另一方面又充分展示其“既通华言,又娴梵语”、“意思独断、出语成章”的翻译优势。因三相的英译,可以说是对陈那新因明的又一发展。

第五,发展了陈那新因明的过失理论。陈那、商羯罗主二论的过失论,限于共比量范围。玄奘把它扩大到自比量和他比量,使得过失论更为丰富和细微。玄奘的过失理论在窥基《大疏》中反映得最为充分,但窥基把过失论搞得过于烦琐,这是应当指出的。

玄奘对因明的发展还不止这些,以上五条是主要的。

日本立正佼成会“中国寺院体验修行团”访华

本刊讯 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日本立正佼成会“中国寺院体验修行团”一行13人于4月13日至22日来华访问。

日本立正佼成会是“日中韩国际佛教友好交流协议会”的成员,以立足正法、广交朋友、共成佛道为宗旨,《妙法莲华经》是其宗奉的根本经典,目前共有信徒六百余万人。其创始人庭野日敬先生与赵朴初会长是老朋友,在长期友好合作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该团此次是按照“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有关巩固和发展中韩日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关系的决议精神来华访问的,其成员中有五六十年代即与中国佛教界开展友好交往的日本佛教界老朋友的后代。

“中国寺院体验修行团”在京期间参观了广济寺,朝拜了佛牙舍利。赵朴初会长接见了该团的负责人,中国佛教协会还在广济寺设素宴热情款待了该团一行。随后该团飞赴南京,参访了南京栖霞山佛学院,并与师生们进行了交流。根据日方的要求,4月14日该

团一行还参观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聆听了讲解员的介绍。全体成员在展厅前驻足凝思,前后共一个小时。

5月15日至17日,该团到达扬州高寺,与中国僧人一道禅修,体验中国寺院生活。5月15日上午,扬州市佛教协会会长、高寺方丈德林法师和扬州市政协、市宗教事务局领导接见了该团一行。德林老法师还专门为团员们开示了佛法。该团一行结束在扬州高寺的修行体验生活后,还参访了扬州大明寺,并到镇江、无锡、上海参观访问,于22日结束访问返回日本。

“中国寺院体验修行团”在华期间受到了各方热情友好的接待,他们对此一再表示感谢,并希望今后有机会再到中国体验寺院修行生活。他们认为,这次在中国寺院的活动是一次深入了解中国佛教的难得机遇,感谢中国佛教协会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大好机会。

(宏度)